第四百零一章 进门

“不谢。”

挑衅的事平息但是围观的人并没有离开，因为接下来才是重头戏。

所谓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但是在场的人又有几个外行？

从刚才的战斗战斗中这青年的战力绝对是压了境界打的，能将境界控制的丝毫不漏，他的真正实力绝对在规则境甚至以上。

现在他走向月女献殷勤，但是月女什么性格？肯定挨打。

接下来的事情让众人大跌眼境。

天凝看了青年一眼自自语：“多管闲事。”随即离开。

“这就完了？”

围观人大感诧异，这不是月女的做事风格，难道她怂了？

“月女。”

青年还是一副献殷勤的样子急忙追了上去。

蓝和顾新林对视一眼正要追上去，又有几个人围了过来，不过这次围的是他们两个。

另一边天凝和青年已经甩开了众人，青年也露出了原来的样子，就是拜师垂天之翼的仇，不过如今应该称呼他为‘左翼’。

“你以后少把我的指甲拿出来。”

“这可是咱们四个天凝唯一送出去的礼物，在那两家伙面前我当然要显摆显摆。”

“你还是还给我吧。”

“别。”

仇急忙把手中的匕首收起来。

“下次不拿出来了。”

天凝瞪了一眼说：“幻层雾，吸引的人太多了。”

“这就是长得漂亮的坏处吗？”仇的手挥下，一片黑雾笼罩住天凝的身体，一个长相普通的女孩走了出来。

“天凝你打算去哪把椅子？”

“罪椅。你呢？”

“我没打算来坐椅子，这么大的盛会正是猎艳的好机会。”

天凝走出去:“本性难移。”

“这叫及时行乐。”

四人虽然都在龙吟城但是一直到结束都没有碰过面，随着日子的推移，众人开始在赤土神州集合，一片人山人海。这盛状比当年冰原大战高了数倍，不过不同的是这次没人主持这次比试，因为没有人资格。

渐渐地天空中的阳光逐渐强烈起来，周围的人山人海开始平静，很难想象数百万人是怎么做到如此宁静的。

无源的风吹起，空气逐渐灼热，在虚空中一道百丈高的光芒逐渐张开，如同从虚空开了一道门。赤土神州的空气愈加灼热，直到这扇门开启了五十五丈宽，散发着白芒，静静开着。

赤土神州的空气异常宁静，只有风在吹向，在这里的人直瞪着光门。

“冲！”

一声暴呵响起，瞬间几百名武者冲天而起，有踩剑的、乘云的、扇翅膀的，各种形式，接着一片呼啦啦的人群冲进光门中。

龙德皇后背靠椅子自语：“圣火传承座椅的门嘛。”

夕舞舞应道：“这门姐姐应该最熟悉啊，毕竟当初姐姐就是做的这把椅子。”

“如今修火的也没见到有几个出众的，倒是杀戮领域不少。”

“现在的武者都想杀戮证道吗？”夕舞舞笑嘻嘻地说：“我看也没有武者是走杀戮路线的。”

“佛宗培养的那个不就是要走这条道，还有红月教的丫头。”

“两人要是进同一个门那就是一番龙争虎斗了。”

“蓝呢？拔出了直死之魔剑不走这条道？”

“龙德帝国的准君可不能走这条道。”

圣火传承座椅的门开了一天一夜还时不时的有武者进入其中，但是人员已经少了许多。

第二天晚上圆月的清辉洒下，火门上空浮现出一片幻影像是极光，整个光门逐渐暗淡最后消失不见，天空的光晕渐渐形成影像。一片火海中，其中若隐若现一个个的小黑点就是武者。

皇后看到这场景正襟危坐、眼睛微眯。

“这次好像有些不太一样。”

火海中不时烈焰翻滚，现在在其中的武者不仅仅要担心同类的恶意，就连门内的环境都成了一大难题。

这次的论道血腥程度绝对不低。

赤土神州在月辉的照耀下洒下一层银霜，一点点光芒渐渐向天空中汇聚，光芒越来越多，汇聚的也越来越快，又是一道门敞开。

夕舞舞看到这扇门看向自己的儿子巩超轻语：“永恒的象征辉月椅。”

巩超的目光也注视着光门。

“母亲，我去了。”

“这次门很不一样，一切以安全为重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巩超跳起，在空中三百六十度转身，一道白练出现在脚下飞向光门。

看着儿子的离开夕舞舞眉头紧皱，自己儿子太清楚了，外柔内刚，这次进入恐怕就是不取神明誓不还。

“别担心了，超儿比你想象的要强大更多。”

夕舞舞并没有因为皇后的劝导放松，轻叹一声说：“希望超儿武运昌隆。”

在这之后历时半个月先后开了厚土息壤椅、众生平等的百兽之王座、灭世的飓风之眼、剑王座、混沌后的黑白交织神座、仁与善的真理之椅、万物之源的圣水冰座、杀与罚的审判之罪椅还有最后的尊与皇的帝位。

赤火神州所剩的青年才俊寥寥无几，大部分都进入了门内。

天空中出现了五颜六色的极光，在极光中形成各个天才相互争斗的画面，这次的论道茶会的确与往届不同，血腥度极高。

征杀抢夺的确会使人快速成长，这次之后大陆的势力评判恐怕会重新洗牌。

就在众人聚精会神观看天空极光时一道龙吟声从虚空中传出，没有源头，没有空间移动就好像这苍穹自己发出来的一样。

这位大陆的异象之一众人自然熟知，一位身穿审判殿制服的人站了出来。

“诸位都知道这龙吟城异象，正好今天有没有哪位朋友与我一同探索。”

这一想法提出来自然是一呼百应，不过皇后正聚精会神的看着天空中的极光之影，想要在一片幻影中找到自己的儿子，虽然这不可能。

尊与皇的帝位之门中蓝手中拿着一柄天阶宝剑，他的对面是一个身穿蛟袍的青年，手中的剑刃上轻刻一条五爪龙。

两人已经交手几招，蛟袍青年暂落下风，不过他丝毫没有失落的情绪，脸上挂着贪婪的笑容依然一副得意、大局在握的样子。

蓝不想再浪费时间，手中的万法四方剑刺出。

简单一招没有任何花哨，但是就是这简单一招却让蛟袍避无可避，不过只要抗下这一击那就胜负已分。

两兵相对，蟒袍青年的剑被撞飞出去。

青年急速后退但是脸上的笑容更加得意，因为这一击他挡下来了，接下来就是龙德蓝的思路。

不过接下来蓝的表现出乎他的意料，刚才那一招根本没有任何阻拦效果，蓝起身向前，立刻追上青年。

青年脸色大变：“不可能！”

明明一开始对战中对他的战力已经有了把握，怎么会没有拦住呢？

青年想要防御，一股威严之气升起，自己面前像是一位帝王高高在上自己只是他的臣民，毫无抵抗之力。

四方剑刺进青年身中，在蓝的感觉中那剑入体如同刺穿木头。面前青年从刚才的血肉之躯真的变成了一块等身的木头。

蓝的脚下和头顶瞬间亮起阵法如同锅底和锅盖，自己就是锅中的鱼，周围的阵纹如同油。

阵法之外一颗绿树长起，最终形成一扇木门从其中走出来五人，他们均穿蛟袍，其中一人就是刚才变成木头的青年。

其中一个身穿金色蛟袍的中年人走向前看着被困在阵中的蓝。

“龙德帝国的准君今天就要被我们亲手灭杀了。”

蓝认识这个人古印国第二顺位洪拓，当初自己婚礼上他还很热情的和自己攀谈。

“龙德与古印无冤无仇，洪拓兄为何要这般对我？”

这是蓝脾气变沉稳了，要是搁以前二话不说直接拔剑，能灭口绝不留命。

身后一个身穿冰蓝蟒袍的中年人开口：“无冤无仇？我听了好大一个笑话。进了门里你跟我们谈仇怨？要不我给你十座城祝我夺椅可好？我这可是以德报怨。”

“你就是冰极的水落云吧？”蓝说：“传闻冰极有位弟子拥有帝威金瞳姓水名落云。”

“行不更名坐不改姓，没错我就是水落云。”

现在阵法逐渐开始显威，蓝不得不运行自己的功法去抵挡威压，不过还是抽出嘴来刺激他们。

“现在看着这传闻也是真假参半，金瞳不假，假的是这帝威，却是太具有故事性了。”

水落云大怒：“油嘴滑舌。”

“洪兄、水兄大阵已布好还是尽快动手吧。”

这个人就是刚才用木头逃跑的青年，身穿一身青蛟袍，不过看样子在这五人中的地位不如那两个。

白蛟袍青年紧盯着阵法，头上冒出汗水说：“先等等，再等五转。金锅阵还没达到最厉害的时间，洪拓你们继续让他分心，拖延时间。”

身穿灰蛟袍的青年说：“青蛤你怎么这么紧张，京哥的阵法你又不是没体验过，还不放心吗？”

“你不知道，刚才我和他交手的时候就感觉要是不快刀斩乱麻就后患无穷。他比咱们想象中的还要恐怖。”

洪拓听从张京的话，对蓝说话都用上了声音型武技‘狮子吼’，声如洪钟，将面前的空气都出一圈圈涟漪。

“龙德蓝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身穿蛟袍吗？因为你就是我们化身为龙的阻碍，现在不出一个时辰我们就能化身成龙了。”

水落云同样也是声音武技干扰着蓝，在他出声是水纹若隐若现。

“不过是一个养在蜜罐中的欢鼠罢了，龙德的傀儡。你的哪一步是你自己打拼来的。”

金锅阵中的阵纹颜色越加浓厚，给蓝产生的威胁越来越大，虽然现在已经身处规则境但是以现在的状态想要破局根本不可能。